

主編 李大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經濟學（第四輯）

Industrial Evolution

工業史

〔美〕格拉斯（N.B.C. Gras）著 連士升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編 李天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經濟學（第四輯）

Industrial Evolution

工業史

〔美〕格拉斯（N.B.C. Gras）著 連士升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业史/(美)格拉斯(Gras,N.B.C.)著;连士升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81-4

I. ①工… II. ①格…②连… III. ①工业史—世界 IV. ①F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6221号

工业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6.62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81-4/F.376

定价: 78.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1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美] 格拉斯 (N.B.C. Gras) 著 連士升 譯

工業史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著者序

本書是一部工業史大綱。假如本書有什麼特點的話，那麼它的特點就在於簡略和不完備。各章的價值不同，有的是根據首要的材料和自己的觀察，有的是根據次要的和有名的機關所供給的材料。

我所受的恩惠很多，有些人的名字我已經寫明在每章後邊所附的註腳裏。卡蘭教授(Prof. J. G. Callan)所給隨隨便便地供給我材料，多利奧教授(Prof. G. Doriot)曾閱讀原稿兩章。給教授(Prof. E. F. Gay)所給我的恩惠很大，尤其是關於英國工業革命的方面。原稿曾經拉爾松博士(Dr. H. Larsson)和哈特羅斯博士(Dr. M. L. Hartsouth)完全看過。又蒙波蒲先生(Mr. S. Popple)和豪弗先生(Mr. R. M. Howe)校閱一部分。我的書記尼科爾斯女士(Miss E. B. Nichols)竭力幫助我預備底稿，以便付印。內子的空閒的時間全費在我這種工作上邊。

一九三〇年七月格拉斯哥

目錄

第一章 第一階段爲使用而製造.....	一
第二章 第二階段零售手工業.....	一二
第三章 第三階段大批手工業制度下的獨立狀態.....	二三
第四章 第三階段大批手工業制度下的不獨立狀態.....	三三
第五章 最初的工業團體行會和自由民.....	四三
第六章 磨坊.....	五七
第七章 第四階段集中的製造中央手工廠.....	六六
第八章 英國的工業革命織物工業的工廠.....	七七
第九章 新英格蘭的工業革命棉花的製造.....	八九
第十章 歐英鐵鋼業的革命.....	九八
第十一章 美國尤其是馬薩諸塞的鞋業.....	一二二
第十二章 化學工業.....	一二五

第十三章	電氣工業·····	一三四
第十四章	一個美國工廠的歷史一八四四至一九三〇年·····	一四五
第十五章	最近工業史上的發展概況·····	一六一
第十六章	工業上的政府幫助和其他要素·····	一七五
第十七章	現代工業上的團體雇主和工人·····	一八六
第十八章	工業的藝術·····	一九九
第十九章	現時的大規模和小規模的工業·····	二〇八

工業史

第一章 第一階段爲使用而製造

最早的製造「階段」(stage) (1) 或「類型」(type)，我們可以叫做「爲使用而製造」(useful manufacture)。(2) 不是爲市場而製造。在這階段裏，一切商品都是按照用戶的理想和便利，直接做來使用。這些商品的原料也是他供給的。雖然這是最早的最原始的製造法，雖然這方法大部分已讓給其他方法，可是在歷史上它是大家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一種。這並不是因爲它現時還存在，而是因爲它對於人類的食、衣、住、武器、裝飾曾有好幾代的關係——比工業組織上的任何種類都來得重要。

「爲使用而製造」的階段在它的悠久的歷史上曾經過了許多次變更。假如我們注意到它所表現的種種形態，它所經過的「次階段」(sub-stages)，我們就能夠充分瞭解這些變更。第一種形態是純粹的家庭狀態。家庭不但擁有原料，而且從事一切工作，結果它自然也消費一切成品。這種形態是「自然經濟」(collective economy)。「耕種游牧經濟」(cultural nomadic) 和「固定鄉村經濟」(settled village economy) 下的人民的主要製造法。(3) 愛斯基摩 (Eskimo) 人用海豹皮來做木船、皮帶、魚網、套索、鞋底。(4) 北美洲的印第安 (North

American Indian人，不但食水牛的肉，而且用牛骨做武器，牛皮做衣服、牀、天幕、防禦物、船、馬鞍。遠遠的緬（Ceylon）上的吠達人（Veddars）製造一種很粗的陶器，（五）像史前美洲南部中部的居民所做的一樣。在前那瓦佐印第安人（Navajo Indians）爲自己使用，不爲市場而製造出來的毛毯，是以暖和、耐久、雅觀著名。在荷馬時代（Homeric period）的希臘和其他民族裏，婦女是忙着織布。當赫克忒（Hektor）的死訊傳來，他的夫人安德洛馬刻（Andromache）正在織一種雙重的紫色布，四邊鑲着好幾重花；他一聽他的呼號聲，「梭子就從她的手裏丟在地上了。」（六）皮涅羅皮（Penelope）很忠實地等着奧狄秀斯（Odysseus）回來時，他正織着花的繡帷。希臘人已經有非常發達的織物工廠——即較大的家庭組織的一部分。絢色佳（Iti）奧狄秀斯的家裏，有五十個女僕，學「梳羊毛，並且盡僕役的職務。」（九）在屋內的「婦女室」（Gynaecium）除漂布染布的工作外，關於製布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婦女幹的。（一〇）紀元八百年後的查理大帝（Char the Great）的家庭，凡是製布時所需要的羊毛、染料、工具，都給婦女預備。（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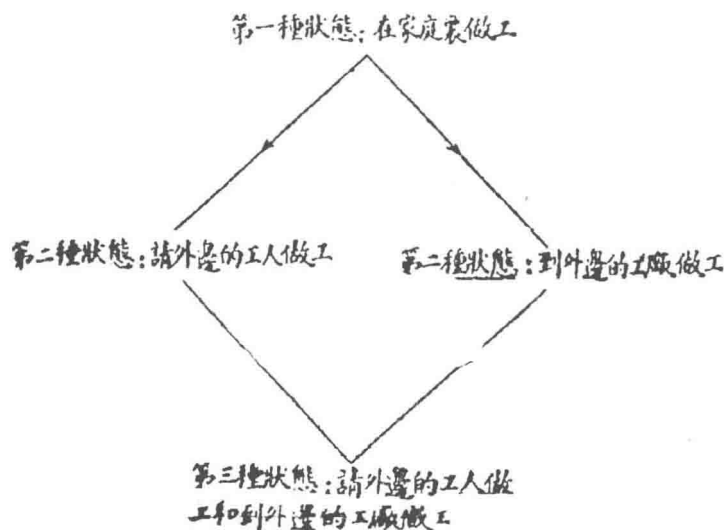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家庭「爲使用而製造」的方法雖然一天天的衰微，可是它在現時的家庭經濟上還佔重要地位。將來住在大樓裏的人，也許很少會見到家庭工業。但是事實上家庭還是一種工業組織，許多有用的——從油煎的小甜餅至蜜餞的東西，從小孩的衣服至婦女的帽子——都是從這裏做出來的。它照樣可以修補的鋪子——從洗布的卑賤勞役至織補短襪的安閑工作。不過這些活動都有外邊的專門組織與之使家庭逐漸失掉它的工業支柱的時候，它就逼得無法站住——一來是生理的，二來是心理的。從專門可增加

觀點看來，外邊有什麼組織可以代替家庭工業的時候，最好就讓它衰微下去。但是，假如個性發展的理想生手工上知識上社會上的一切品質的話，家庭工業的全盤覆沒，未免有些遺憾。要證明家庭工業的益處，這在舊大陸和新大陸裏都可以找到，尤其是瑞士的手工訓練制度(sloyd system)，英國的男子的手工和女家政科學。

「爲使用而製造」的第二種狀態的發展，並不比固定鄉村經濟遲慢，在這狀態下，外邊的工人被請來家庭的製造活動。各人發展做鞋、做木、做船、打鐵、成衣等專門技能，他的鄰人請他幫忙，藉以利用他的才能。除工資外，他的食住也由他們供給。王子不但聘請詩人、魔術家、雕刻家、建築家，而且聘請製造武器的人、泥匠、金至前世紀中葉，倫巴底 (Lombardy) 的成衣匠或鞋匠，跑到沒有分居的大家庭來開設他的鋪子，爲時約或一月。(二) 他給主人的全家做衣服，預備穿到他再來的時候爲止。直到最近，這種制度至少還流行於士亞阿爾卑斯 (Stryian Alps) 山一帶，那裏的巡迴鞋匠，最受人歡迎，甚至非常簡陋的小屋也給他特別預備房子。(三) 中國有種種修補東西的人在街上走來走去，每種人演奏他的特別的音樂——輜木匠敲木鐵工搖鐵板，蓋屋頂者和泥匠搖鈴叮叮。這種制度受中國的大家庭制度的維護，因爲少子得不到很多遺產，必須靠自己所學到的技藝謀生。工具所含的資本，自然是很微小。(四) 我們在美國看見綽號的婦女——把她畫成諷刺畫，樣子像古代身材細小，鼻子尖長的女人——被請到家裏來幫忙製造婦女的外衣和小孩履。有一次我看見三個朋友要做一隻小輪船，他們請一個精巧的工人來做，不過材料工廠意見，都由他們供

要修理我的屋子，當我買到必需的原料——屋頂板、木板、錫、油漆——之後，我就僱了一個木匠，一個錫匠，一個油漆匠。假如我不這樣幹，我可以跟他訂合同，——這是屬於另一個工業形態，——而我的修補費往往要高些。曾經時代 (Varro's times) 的鐵匠 (和漂布工) 好像醫生一樣，從都市走到農民那裏去做工；(一五) 現時我們修補雨傘和磨刀的工人，也跑到我們的門外找工作——或者求乞。現時的墨西哥，甚至有巡迴的織工，拿了一點繩子或竹竿，到各家去織毛毯鞍布，而他們的原始的織機則掛在附近的樹上。

古代的廟宇，中古的寺院，都好像大家庭一樣，但是它們的結合，是由於宗教的關係，不是由於親屬的關係。它們擁有廣大的田地，成羣的牛羊，巨大的建築，充分的工具，豐富的原料。信徒往往要履行工業上的義務，不過寺院是像親屬關係的家庭一樣，它也僱用外邊的人。這些人被僱來做僕役，或者做寺院的佃戶，只要他們肯做寺院所需要的勞作。大約一〇〇年。



為使用而製造的各狀態